

过之后去自己探求的。有些《野草》研究的同志，总是抓住表面的感受，说这篇文章风格阴沉，同样是鲁迅先生否定一切的虚无思想的流露。这固然不完全对。但有些人却过份强调它战斗的实质，说鲁迅先生的思想根本就没有前后期之分，说他是一贯积极的战斗的，“热情地歌颂了人民革命的必然胜利，他认为国民党反动派是决不能消灭革命的”，也是搔不到痛处的说法。

我们的脑筋总是比较简单，难得学会从矛盾的对立与统一看问题；因而，我们所得出的结论，就往往是直线的单纯的而且也是偏面的。同时，我们的脑筋也不免有些惰性，总是不肯多下功夫往作品的深处钻；因而，对于作品中本来就包含着的东西，反而难得发掘出来。这题辞的开始，就从沉默与开口的一对矛盾中，引出了生命的充实与空虚的另一对矛盾，同时又从充实与空虚，引出了生命和生命的死亡与朽腐的一对矛盾。从而又更进一步，他又引出了对于野草的爱和对于生长野草的地面的憎——这爱与憎的一对矛盾。而作者的心情，都同样以坦然欣然，大笑而且歌唱，给它统一起来，这是一种激情，是对现实的极端的反击，也是对未来憧憬的并不绝望的追求。这里面充满着充实与空虚的矛盾，充满着爱与憎的矛盾，充满着明与暗、生与死、过去与未来、敌与友、人与兽、爱者与不爱者之间的矛盾，……而等到一旦地火在地下运行，奔突，终于冲破这地面的时候，鲁迅先生的思想，就达到一种新的境界，走上新的途程。而在这时，却由这一部《野草》，这一篇《题辞》，记录下这一历史阶段，这一思想转换阶段的心影。“我自爱我的野草，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”，“我以这一丛野草，在明与暗，生与死，过去与未来之际，献于友与敌，人与兽，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”，“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，火速到来”，这是值得我们反复寻味、反复推敲的中心。我们且跟着鲁迅先生的笔端进入鲁迅先生所指引的意境，感受着鲁迅先生之所感受；同时，我们又要从鲁迅先生所导引的意境之中，跃然地跳了出来，这才能看到鲁迅先生所达到的思想高度，评价这《野草》的思想成就！

一九七九年二月改写

读书识小录 徐声越

离骚“孰信修而慕之”慕字不误

离骚：“索藟茅以筵篲兮，命灵氛为予占之，曰：两美其必合兮，孰信修而慕之？”集注说：“占之慕之，两之字自为韵。”闻一多楚辞校补云：“案慕与占不叶，义亦难通。郭沫若氏谓当为莫口二字，因下一字缺坏，写者不慎，致与莫误合为一而成慕字。案郭说是也。惟谓所缺一字，耽、钦、琛、探、寻、朋等必居其一，则似不然。知之者，此字必其音能与占相叶，其义又与求美之事相应，此固不待论，而字形之下半尤必须能与莫相合而成慕。余尝准此三事以徧求诸与占同韵之侵部诸字中，则惟‘念’足以当之，念缺上半，以所遗之心上合于莫，即成慕之古体慕。”案闻说甚辩，但不可信。楚辞凡否定语而以代词居宾位者，代词例在动词之前。离骚“不吾知其亦已兮”、“夫何尧独而不予听”、怀沙“世溷浊莫吾知”，无一例外，不应此处独异。句末之字自为韵，亦不但此一处。九辨：“愿皓日之显行兮，云蒙蒙而蔽之。窃不自料而愿忠兮，或黜点而污之。”两句以之字为韵。“宁戚讴于车下兮，桓公闻而知之。无伯乐之善相兮，今谁使乎誉之？罔流涕以聊虑兮，惟著意而得之。纷饨饨之愿忠兮，妬被离而鄣之。”四句皆以之字为韵。集注说之字自为韵，无可疑者，不必妄生异义。若谓义不可通，亦非也。盖二语自为开阖，两美必合而遇合有时，且不必在于一地，故下文承以“思九州之博大兮，岂惟是其有女，勉远逝而无狐疑兮，孰求美而释女！”意本连贯。改为莫念二字，与“孰求美而释女”犯複，反不可通。